

# 草原

契訶夫著  
彭慧譯



版出社版出書  
售經總店書華

草

原

契訶夫  
彭慧譯  
著

◎  
◎  
(D)版再月五年六卅國民

草原

著者 契訶夫  
譯者 彭慧  
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  
總經理 各地光華書店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No. 44 D 1-2000

## 一個旅途的故事——

七月里的一個清早，從N省的N縣城，駛出了一輛沒有彈簧，極端顛簸的半套四輪馬車，在縣路上叮叮噠噠地走着。那是大洪水以前的古車之一種，現在，在縣城裏只有一兩個店員，車上，顛子和不富實的乘客才乘牠們的。那車子在每一個極小的動作中，都引起那地極響地叫着，而單單由於這種聲音，和由於那搖擺在脫落的車身上的黃色的破皮條，就可以判定車子的破損，而且快要零碎了。

在這輛半套的四輪馬車裏面，坐了兩個N縣的居民。一個是N縣的商人依凡·依萬奇，結實米秋夫，剃光了鬍鬚，戴着眼鏡，戴了一頂草帽，與其說，他像個商人，寧如像個小官吏。另外一個是神父赫里斯多福爾，西里依西基，N縣的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是一個長頭髮的小老頭，穿著一件灰色的帆布長袍，戴上一頂直邊的圓錐大帽，繫着一根細花腰帶。第一個人是聚精

「現在想什麼，並且不住地想着他的頭上那條鞭子，他的臉上，那條鞭子的痕跡，」和剛那同被罵教了別而且痛改了一個婦人的那條鞭子的鞭子相鬥爭着；第二個人呢，他用他的那條的鞭子威脅生命注視着這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是那麼安廣，彷彿是把他的帽子的邊緣，包住了，像的面孔帶紅色。有點滑頂的帽子。枯木米就夫和鮮里斯多爾爾他們兩個人，都是出去買牛奶的。他們又漸漸離開了家人，他們是像個地吃了油炸點心，和酸奶餛飩的，雖然還是那樣一大高，他們又離開了……兩人的心靈的氣分，是多麼高雅啊。

同這路徑經過的人和那個不靈地變着第一對被禁錮愛色的馬車夫德尼斯托之外，在這輛車上，還有一位來客，那是一個九歲的小孩，他的面孔是被太陽晒得焦黑，而且滿面淚痕的。他是以五先令的月薪受父約翰士卡。由於他的舅舅的決定，和神父維里斯多福爾的勸導，他受着這學子預備上學去。他的母親歐麗加·依裏諾夫娜，是一位中等官的寡婦，枯支米秋夫的同母姊妹。她最喜歡有教養的人物和上流高雅的社會，她懇求她的這個出去賣學毛的兄弟，親領着艾約翰士卡，送他上學。現在呢，這個孩子，既不願得他基上那兒去，也不曉得他為什麼要乘車出來。他和車夫德尼斯托並坐在駁者台上，緊攏着車夫的肘子以爲顫痛，或者像一把茶壺一樣滾下去。因着車子的迅速馳駛，致使他的紅色的汗衫像海海樣凸現在他的背上。新的插上孔雀

羽毛的御宇，厲厲地站在後頂上。他感到自己是一個極端不幸的人，真想痛哭起來了。

當這輛牛蓋四輪車，靠近監獄被過的時候，艾勾羅士卡就注目着那靜靜的遊行於高的白牆圍欄的哨兵，像那小格子的簾子，那光耀在屋頂上的十字架，於是想起他是如何地在一個屋頂以前，在卡贊的聖母節那天，他隱隱感到這監獄的教堂去參加祭壇奉獻式；在那以前，正是復活節那天，是如何地他和妻子溜得米拉，德尼斯基一道，帶了許多復活節的餅乾包，雞蛋，或雞和紅燉牛肉，到這裏來過。囚徒們曾經祝福過他們，肉他們畫十字，衆即其中之一，還寫了艾勾羅士卡一個自製的鍋蓋的假移祿扣。

孩子，潛伏着那些熱誠的地點，而可惡的馬車，是會飛快，將那一切都扔到後邊去了。監獄過去，開灼着一個被煤煙塗黑的鐵工場，再過去，就是那塊遙遠的墓地的墓地，被小石頭的圍欄圍着，從圍牆裏面，那監獄在綠的櫻桃樹裏邊的一些白色的十字架和墓碑，愉快地在翠綠的葉子邊，這着去，就像是許多白色的斑點。艾勾羅士卡想，當那櫻桃樹開花的時候，這些白的斑點合着櫻桃花融成了一片白色的海；而當櫻桃成熟了的時候，這些白的墓碑和十字架，就被一些像血一般的紅紫色的斑點點綴起來了。在圍牆裏面的櫻桃樹下，艾勾羅士卡的父親和祖母吉乃達，連尼洛夫縣長日夜地睡在裏面了。當祖母死了的時候，人們將她放在一個長長窄窄的棺材裏

面，還用兩個值五戈貝的銅幣，蓋在她的不願意閉上的眼睛上。在她死以前，還是活的時候，她曾經從市場裏帶回了撒着罌粟花的蘇打的麵包，現在啊，她是安息了，安息了。

墓地過去，一座煉瓦作坊，正在冒煙。濃厚的黑煙成迴旋狀，從長形的蓋着蘆葦而低到快對地的屋頂上懶懶地往上昇着。作坊和墓地之上的天空是暗沉沉的，迴旋狀的黑煙的大影子，在田地上邊穿過着大路爬着。在屋頂遠處的煙霧裏，有些蒙着紅塵的人和馬在顫動着……

作坊之後，就是城市的牆頭，鄉村的起點了。艾勾羅士卡，對着這城市，作了最後的一瞥，於是將面孔緊貼在德尼斯基的肘子上酸澀地哭了……

「啊，還是會哭呀，好哭極了！」枯支米秋夫說，「又是涕淚交滾啊，這生慣整的孩子！不去，那麼留下來什麼，誰也不會使勁拉你往的！」

「不要緊，不要緊，小兄弟艾勾羅，不要緊，」嘴快的神父赫里斯多福閉着眼睛說，「不要緊，小兄弟！禱告上帝罷：你不是學壞去，而是學好去呀。人們說：學好就是光明，而無知就是黑暗……這是真理啊。」

「你想要回去麼？」枯支米秋夫問。

「我……想要……」艾勾羅士卡哽咽着說。

「要是回去呀，再走真是白費，一切是徒勞無益啊。」

「不要緊，不要緊，小兄弟！」神父赫里斯多福爾繼續說，「聽上帝話；福音書家（註一）也是這樣跟着漁夫出門去的，然而在他們中只有他一個人是在歐羅巴洲成名了。學問和信仰結合，然後才能得到上帝歡喜的果實。我們在福音書裏應該怎麼做呢？我們要登載我們的造世主，慰安我們的父母，我們要對於我們的教會和國家有用處；就是這樣。」

「用處是有各種各樣的！」枯支米秋夫一邊點着一根煙，一邊說，「有學人就學習上二十年，也有沒什麼意義的。」

「這種情形，也有（）。」

「學問，對於有些人是有用處，而對另外一些人，就把頭腦弄亂了。我的姐姐是一個不大懂得什麼的女人，什麼事情，都往高深的方面去打算，他想將艾勾羅士卡造成一個學者，她不懂，就拿我的聽來脫離，也可以叫艾勾羅士卡幸福地過一輩子的。我對你說罷，假使所有的人都要去成學者，往高深的方面走的話，那就會沒有人做實業了，大家都會餓死的呀。」

「假使大家都去做實業種田的話，那麼，就沒有人去探求學問了。」

枯支米秋夫和神父赫里斯多福爾兩人，想到剛才提到了一些很有重量的，可以說服人的話



，於是都微蹙一副嚴肅的面孔，兩人同時都咳嗽起來。聽了他們的談論而莫明其妙的他正想去扭着他的頭抬起來，鞭打着那對栗色的馬。接着，又是沉默了。

同時，一個廣大無邊的，被一連的好些的小丘所環繞着的原野，展開在旅人們的眼前了。那些小山丘都擠聚着，這個從那個後面地面互相窺探着，而偶爾在一個高處，那個高處是比大路的右邊更延長些，直到地平線的盡頭為止，而消滅在深紫色的遠景裏面的；你進着進着，任是怎樣也分辨不出何處是起點，何處是終點：太陽已經從城市後面探出頭來了，牠靜靜地站在那裏地進行自己的工作。最初，在遙遠的前面，正是天空和地平線交界之處，靠近一些墳墓和遠古去的一個搖搖乎乎的小人的那個風車那邊，有一條寬廣的黃色的光線在地面上爬行；一分鐘後，像這樣的一條光線，在稍近的地方照臨起來了，牠又往右邊爬着，於是牠住羣山了。有一點什麼溫暖的東西，觸着艾列絲士卡的背，一道從後邊偷偷地走上來的光線，穿過了車和馬，與另一道光線遇到一起了，一瞬間，整個的廣大的草原，從清朝的黎明裏，解脫了自己，而微笑着，閃爍起朝露來了。

立刻到了的無憂，高的野草，大野草，野蕨等等，都是因着炎熱而已經變成灰棕色，赤色和半乳色了，現在受了朝露的浸潤，被太陽的愛撫復生過來又預備開花了。……

翔在大路上。草原裏，銀鼠互相地呼叫着。在左邊遠遠的什麼地方有夏鶉泣叫着。被這輛車驚動了的鷓鴣羣，帶着柔軟的特殊的聲音朝那些小山丘飛去。蟋蟀，螽斯，提考虫和蝼蛄在草叢間不斷地奏着牠們的蟋蟀的單調的音樂。

過了一會工夫，朝露蒸發了，空氣凝滯了，而封鎖了的草原，又呈出疲倦的七月的景象了。草，都俯垂了下來，一切生命都麻痺了。那些棕色而遠看去是紫藍綠色的帶着像暗影一般的安靜的色調的晒焦了的山丘，有霧靄作邊際的原野，以及拱壘在沒有樹木和高山的草原的上邊像是駭人地深沉和透明的天空，現在這些都是顯得無邊無際的，而由於憂鬱顯得麻痺的了。

是怎樣地令人氣悶和憂鬱啊！馬車一直走着，爾艾勾羅士卡老是看見那一色一樣的東西——天，原野，山丘……草原的那些苔蘚比較安靜了，海燕兒飛走了，鷓鴣也不見了，枯萎的草上，無所事事地飛動着，許多白嘴鷗；牠們一個個彼此都很相像，於是使這個草原，更爲單調了。飛鳥輕快地搖着他的翅膀，離地面很近地飛翔着，誰也不知道牠是爲什麼飛，而又有什麼需要。

而遠方。風車仍在搖動着……

時時在野草裏面閃爍着一些白金殼，或者一堆小圓石頭以打破單調；一瞬間出現了一個灰色



在野上……六個割麥的人並排地站著，正在揮着鐮刀，那些鐮刀都歡愉地閃爍着，同時發出一種「嘩嘩的響」的聲音。從那些正在捆着禾束的鄉姑娘的動作，那些割麥者的面孔和鐮刀的閃光看來，可以知道麥子是多麼烤人和豐饒啊！一隻垂出舌頭的黑狗，從割麥人那邊朝馬車迎面跑來，大概是有些吠的意思。然而在半途上又停了，漠不關心地看着那位用鞭子威嚇他們的德尼斯那：熱得叫上這隻狗，一個鄉姑娘抬起頭來，又着兩手更住她疲乏了的背，自給着艾勾聯士卡的棉花汗衣。不知是誰在紅紅的顏色還是想起了自己的褲子，她久久地站着不動，望着他們的後影……

小車已經過去了。車上……若果是山嵐野，被曝曬的山丘和悶熱的天空，這又是一些飛起在熱地不高的雲間往來飛動。這方，遠遠原來一樣，風車的翅膀，不斷地旋轉着，依然還在低低地搖動雙手的小人。風教人把牠看得眩暈了，而且彷彿你永遠也追他不到，他也故意離開這輛馬車飛馳。

艾勾聯士卡已經不哭了，冷淡地向四外張望。暑熱和草原的寂寞使他疲乏了。他只覺得像這：他很長時間在道上顛簸着走了很久，他的背被太陽烤了很久。還差不到十里路呢，而牠已經就想到

：「現在可以休息了吧！」男界面上飽溫和的氣色，漸漸地黯淡了，繼續只保有那種富于事務的乾燥，而在刺光了儀態和慷慨的面容上，特別是當他閉上眼睛，當他的界子和兩頰蒙上了那塊的時候，這種乾燥，使他竟變成一個頑固的審判官的樣子。神父赫羅斯多福爾呢，他並沒有停止過離奇地瞻望着上帝的世界和微笑着。他沈默着，在想什麼好的和愉快的事情，那和藹的愉快，微笑顯在他的面上。那顯得良好的愉快的思想，由于炎熱而凝固在他的腦子裏。

「怎麼樣，德尼斯基，今天我們還趕得到貨車麼？」枯支來發問。

德尼斯基望了望天空，拾起身來打着馬，隨後回答說：

「上帝願意的話，到晚上我們就會追得上的……」

聽見了這大吠聲，忽忽成羣的六個草原的大牧羊狗，像走獸般伏處躍了出來，用一種兇狂的傳聲的叫吠奔向馬車來。那種老毛的獸休止香料的鼻端，和惡似得發紅的眼睛，形成牠們一副最兇兇狂的樣子，牠們圍住了馬車，妬嫉地互相撲撲着，高揚起來一種噴鼻的狂吼。牠們是可能與地憤激這些來者，像早就準備了要將馬車，人和馬都撕裂粉碎……！最歡喜這奔和用鞭子的德尼斯基，高興着這種機會，在自己的面孔上作出一副兇惡的表態來，于是彎曲了身腰，將鞭子向牧羊犬鞭打着。獵犬們開始更加吼叫起來，馬，跑過去了，而艾勾漢士卡勉強支持在車的前

座上，望着那些狗的眼睛和牙齒，他知道，要是掉了下去，頃刻之間，他就會被撕咬得粉碎，然而他並沒有感到恐懼，他也像德尼斯林一樣，幸災樂禍地「着」着，很惋惜自己手裏沒有鞭子。

馬車和一羣羊平行着了。

「停住！」枯支米秋夫喊，「動住，咚，咚，咚……」

德尼斯林用整個的上身往後靠，于是把栗色的馬勒住了。馬車停住了。

「別這兒來！」枯支米秋夫向牧羊人喊，「趕開狗，那些東西是可咒罵的！」

一個老年的牧羊人，穿得非常樸素，赤膚足戴上一頂暖和的帽子，屁股旁邊掛着一個古舊的布袋，拿着一根有鈎子的長棍——那完全是舊約全書上的牧羊人的形象——他脫下帽子，低聲叫了狗，朝馬車走來。另外又一位舊約全書上的牧羊人，站在羊羣的另一端，絲毫不動，冷淡的望着放人們。

「這些羊真是難的！」枯支米秋夫問。

「瓦爾拉莫夫的！」老人高聲地回答。

「瓦爾拉莫夫的！」站在羊羣另一端的牧羊人低聲說。

「瓦爾拉莫夫昨天到這兒來過沒有？」

「確是沒有……他的事務員來過，那是實在的……」

「趕車！」

「趕車」趕過來了，牧羊人騎着那隻驕傲的狗落在後面了。艾勾亞士卡無精打采地看顧着那隻驕傲的狗，那隻狗彷彿使他開始覺到那搖搖晃晃的風車，距離走近了。牠是一點點地大起來，十分地大了，人們已經能够分別地看牠的兩個翅膀了。一個翅膀是銀的加了修補的，另一個則是不久以前用新的木頭做了的，牠們在太陽里閃耀着。

馬車一直走來，而風車不知為什麼向左去，走着，走着，却並沒有看見牠消失。

「誰來把風車？」那是彼特洛瓦為他的兒子設置的。」德尼斯基說明。

「怎麼沒有？」問出莊呢？」

「在那邊小山谷的後面。」

不久，彼特洛瓦的山莊出現了，而且車還是沒有退到後面去，也沒被車扔到後面去。牠用牠馬的光亮的翅膀飛着艾勾亞士卡，並且還在搖動着。好一個魔法師啊！

（註一）羅曼諾夫（一一七一——一七六五），是一個漁夫的兒子，到過歐洲求學，終於成爲俄國的學者，詩人，爲俄國近代文學之祖。



徑，他向前，向岸離開大路轉向右邊，走不幾步就停下了。艾勾羅士卡聽見了一種幽靜的，柔和的，微弱的聲音。他聽到了另一種什麼空氣，像清涼的天鵝般觸到他的面上了。從那塵土崎形的山脊，忽然地噴着起來的山上，逼着一個華人參事的管子——那管子不知道是破那一個不可知的機器替補上的。水，急流着成爲一條窄狹的溪澗。水，落到平地上，在太陽底，是透明的，愉快的，閃爍着，像白雲，像藍天，像藍天。彷彿想像着自己是一條有力澎湃的奔流，他很快地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對面近小遠，那個小的溪澗擴展開往一個小水塘裏，灼熱的光線，和烤焦了的地面，很自然地烤乾了他，吸盡了牠的力量。稍微遠一點，牠一定是會合了另外一個同樣的小洲，因此形成更廣闊沙遠的地方，沿着牠的支流，一些濃密而美麗的蘆葦，是一片蒼翠的。當馬車走到近邊的時候，有三隻山鵲高聲地叫着，從蒼翠處飛了出來。

旅人們等待着河邊休息，張家馬。佑安和秋夫，神父羅里斯多福爾和艾勾羅士卡，在馬車和河間，向河邊投射的球影里，坐在一床毯子上，開始吃點心。神父羅里斯多福爾，在喝